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系统差异化研究进展 及本土化路径

赵敏燕^{1,2,3}, 叶文^{2*}, 董锁成¹, 李宇¹, 郭海健²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西南林业大学, 昆明 650224;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解说是生态旅游实现其环境教育责任的重要手段, 在西方其研究和行业发展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文从解说方程式中资源、受众和媒介3个关键要素入手, 依据地域分异规律、生态学原理、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理论, 梳理中西方解说系统差异的根源所在。结果发现: 西方受“人地分立”价值取向的影响, 保持着生态旅游的“纯自然性”, 西方的海洋外向型思维延续了注重空间拓展、关注自然客体奥秘的传统, 媒介设计鼓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强调长期公益性; 中国人受“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的影响, 接受生态旅游自然与人文资源的结合, 大陆内向型思维形成了求稳好静的性格, 探索未知事物的兴趣较弱, 媒介的物造形式胜过内容要求, 短期功利性突出。最后, 本文提出中国生态旅游解说本土化路径, 包括确定可行的解说目标、挖掘双重价值的资源、定位受众特征与类型、标准化规范引导媒介设计等。

关键词: 生态旅游; 解说系统; 差异化; 本土化; 研究进展

1 引言

生态旅游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 直到90年代后期才被引入中国(叶文等, 2005)。实现可持续生态旅游的3个条件为: 自然保护是前提; 环境教育是责任; 社区参与是保障。这3个条件各有深意, 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张玉钧, 2014)。解说系统是生态旅游实现其环境解说与自然教育责任的重要手段, 更强调自然性、参与性以及可持续性。美国最早提出解说并应用于国家公园, 积累了成功经验, 建设了解说规划模式, 取得了较好的效益。目前,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解说国内经验和相关专家, 直接将“西方化模式”移植到

本国生态旅游地, 导致水土不服的窘境(Cho, 2005; Xu et al, 2013)。本文深入分析中西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产生、发展以及构成要素的差异性, 促进中国生态旅游解说系统“接地气”的适应性发展。

2 生态旅游解说研究与行业发展

2.1 生态旅游解说研究进展

解说由美国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Service, NPS)最早提出并应用, 是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旅游地发展的保护与管理手段(Knudson et al, 2003)。解说系统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自然, 认识自然, 保护自然, 实现资源、游客、社区和旅游管

收稿日期: 2015-07; 修订日期: 2015-10。

基金项目: 国家林业局林业软科学研究项目(2015-R30);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12008); 西南林业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yb201333) [Foundation: Forestry Soft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China, No.2015-R30;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Project for Innovative Team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 No.212008;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China, No.yb201333]。

作者简介: 赵敏燕(1980-), 女, 新疆乌鲁木齐人, 博士生, 讲师, 主要从事环境解说与生态旅游研究, E-mail: my.z@yeah.net。

通讯作者: 叶文(1958-), 男, 江苏南京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生态旅游、休闲学研究, E-mail: ywenyn@qq.com。

引用格式: 赵敏燕, 叶文, 董锁成, 等. 2016.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系统差异化研究进展及本土化路径[J]. 地理科学进展, 35(6): 691-701. [Zhao M Y, Ye W, Dong S C, et al. 2016. Research progress of differences in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localization of interpreta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6): 691-701.]. DOI: 10.18306/dlkxjz.2016.06.003

理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基础和行业发展都较为成熟(庞嘉文等, 2009)。解说的概念自20世纪末引入中国, 经历了形成期、媒介期, 正在步入名正期, 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成熟期(吴必虎等, 2003)。

2.1.1 西方生态旅游解说

西方解说研究开始于1973年, 美国华盛顿大学Field等(1973)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上发表《Visitor Groups and Interpretation in Parks and Other Outdoor Leisure Settings》一文, 这是世界上第一篇以解说为明确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20世纪60年代初期, 学者们虽也有类似研究, 但是对解说的定义和解说结果都较为模糊(Ham et al, 2002)。70年代中期-80年代, 解说研究集中在理论定位和方法论的尝试阶段, Cherem(1977)开始研究解说员的职业工作理念; Jacobson(1988)提出解说媒介有效性的评估方法。80年代初期, 解说在生态旅游地的教育、管理功能开始为人们认可, 定量研究引入衡量解说目标实现效果, Cable(1984)分析了解说对可持续旅游地的社会经济效益推动; Bramwell等(1993)研究解说与可持续旅游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解说研究出现全球化趋势, 解说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建立, 案例研究点遍布世界各地, 研究成果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等国际旅游顶级期刊以及美国国家解说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NAI)

主办的《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上发表, 研究内容多与不同领域的理论结合, 从理论研究到解说框架的各个环节(Ballantyne et al, 2011); 数据来源不仅仅局限于游客(受众)和解说员, 扩展到相关利益者(包括管理人员、旅行社人员、当地社区居民)(Cho, 2005); 研究方法以定量方法为主, 描述性分析为辅, 通过建立数学模式分析受众认知、态度及行动的改变, 常用方法有探索性因子分析、泊松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Stewart et al, 1998; de Rojas et al, 2008)。随着旅游体验经济发展和移动导游APP的广泛使用, 新型解说媒介接受性、使用意向及体验效果成为最新研究主题(Lai, 2015), iPads等智能媒介将成为解说研究新趋势(Rubino, 2011)。21世纪以来, 出版书目从解说原则、理念探索、规划框架等方面(Tilden, 1957; Beck et al, 1997), 升级为微观领域, 如媒介细节设计、文字撰写、体验差异等(Merriman et al, 2005; Brochu et al, 2008; Ham, 2013)(表1)。

2.1.2 中国生态旅游解说

解说的概念由游汉廷先生于1970年引入中国台湾, 1997年由台湾学者吴忠宏引入大陆。因此, 大陆解说研究、教育及推广较台湾发展晚近30年(吴忠宏, 1997)。大陆最早的解说文献是吴必虎等(1999a, 1999b)于1999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的《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 以及同年在《人文地理》发表的《旅游解说系统研究: 以北京为例》(吴必虎等, 1999a, 1999b)。中国大陆解说研究发展分为

表1 西方生态旅游解说代表书目(2000年以后)
Tab.1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n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After 2000)

书目	作者	年份
The nature center book: How to create and nurture a nature center in your community	Evans B, Evans C C	2004
Management of interpretive sites: Developing sustainable operations through effective leadership	Merriman T, Brochu L	2005
The history of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Merriman T, Brochu L	2006
Interpretive writing	Leftridge A	2006
Applied interpretation: Putting research into practice	Knapp D	2007
Interpretation by design: Graphic design basics for heritage interpreters	Caputo P, Lewis S, Brochu L	2008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Connecting your audience to heritage resources	Brochu L, Merriman T	2008
Putting interpretation on the map (eBook)	Bailey H	2009
Interpretive solutions: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to help resolve critical resource issues (eBook)	Whatley M E	2010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interpreting nature and culture (eBook)	Beck L, Cable T T	2010
Establishing a nature-based preschool (eBook)	Larimore R	2011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	Larsen D	2011
Interpretive planning: The 5-M model for successful planning projects (second edition)	Brochu L	2013

3个阶段:①萌芽阶段(1999-2004年),期间主要引入国外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唐伽拉, 2003; 董文渊等, 2004);②探索阶段(2005-2007年),期间成果数量逐步增多,各地事件案例逐渐丰富(罗芬等, 2005; 王民等, 2005; 赵敏燕等, 2006, 2007; 钟永德等, 2006);③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研究论文、出版书目成果大量涌现,从地域来看,东部较西部省份发展快(张建萍, 2010; 赵明, 2010; 乌恩等, 2011; Xu et al, 2013; 李振鹏等, 2013; 王婧等, 2014; 郭海健等, 2015)。总体来说,中国生态旅游解说研究内容集中在理论辨析、解说媒介、解说系统规划、解说评估、新兴旅游方式解说和引入其他理论的解说方面;研究地涉及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旅游地;研究方法以归纳总结、现象分析及描述性统计为主,开始尝试构建行为意向理论模型,采用AMOS和SPSS计量软件分析绩效、因子分析等变量。大陆解说出版书目于2006年开始问世,内容偏重自然和文化解说理论和实践,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旅游地案例(表2)。

2.2 生态旅游解说行业发展

2.2.1 西方生态旅游解说的行业发展

全球解说专业协会发展迅速,影响力逐步扩大,国外现有各类解说组织20多家,遍布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如美国国家解说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NAI)、加拿大解说协会(Interpretation Canada, IC)、英国遗产解说协会(Association for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AHI)等,其中以美国为发起国的有16家(Knudson et al, 2003;

NAI, 2015)。其中,NAI由两家解说协会合并后于1988年成立,具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威性,5000多名会员来自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解说资格认证包括解说员、解说接待员、解说培训师、解说规划师等系列,协会2009年颁布了规划规范、学术课程、研究方法、专业机构4套国际职业标准,为解说的国际化发展与全球化合作提供参考。西方解说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健全,截至2014年底,北美有123所学校开设解说相关课程,大多属于旅游管理、户外休闲、资源与环境、生物科学、人文社科等学院,从理论基础、实操训练、场所设计、项目策划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专业化培养。

2.2.2 中国生态旅游解说的行业发展

目前,中国解说相关的行业协会尚处于空缺状态,解说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北京师范大学于2005年建立了“解说中国”网(www.interpchina.com),但是网站信息更新止于2009年9月(蔚东英等, 2010);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曾设立“环境解说”硕士、博士培养方向,但目前北京大学已取消招生名额。不过,随着解说系统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作用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中国开始重视解说系统的规划与建设。例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1月发布《风景名胜区游览解说系统标准》;国家林业局自2013年起每年选取5个国家森林公园作为解说系统建设试点,从经费、技术上给予支持,并立项《森林公园解说牌识设计制作规范》《森林公园生态科普文化讲解服务规范》《森林等自然资源旅游解说员技能等级评定》等标准;2014年云南省着手制定《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规划技术规程》

表2 国内生态旅游解说代表书目出版(2006年以后)
Tab.2 Chinese publications on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After 2006)

书目	作者/译者	年份
旅游景区解说系统规划与设计	张立明	2006
旅游解说系统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明庆忠	2007
旅游解说总体规划	Veverka J A, 著; 郭毓洁, 吴必虎, 于萍, 译	2008
旅游解说规划	钟永德, 罗芬	2008
旅游景区旅游解说系统评价研究	郭剑英	2011
自然保护区环境解说系统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张建萍	2012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解说: 基于花岩国家森林公园实践	李健, 罗芬	2013
解说人员指导手册: 环境解说设计和展示技巧	Regnier K, Gross M, Zimmerman R, 著; 赵金陵, 张岚, 译	2013
解说系统规划: 从理论到实践	王西敏	2013
自然与文化资源解说	Knudson D M, Cable T T, Beck L, 著; 蔚东英, 译	2014

地方标准,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届时将指导云南省有序科学地开展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规划。

3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关键要素及差异化

生态旅游与解说都是西方舶来品,结合西方成功经验与中国发展国情,破解生态旅游解说“接地气”的本土化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分析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关键要素,以及各自要素差异,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图1)。

根据中西方学者对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要素研究,得出解说资源、解说受众、解说媒介是国内外普遍公认的三大关键要素,这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解说方程式的组成因子一致,即:(资源知识+受众知识)×解说媒介=解说机会(National Parks Service, 2007),尤其是资源和受众的认可频率较高(刘艳等, 2010)。部分学者们将解说媒介细分为解说

员、硬件设施、解说活动等(Ham et al, 1994; 罗芬等, 2005; 张立明等, 2006; 张建萍, 2010; 王婧等, 2015);有的学者也提出解说信息、管理机构是组成要素(Veverka, 1994; 郭剑英, 2011; 郭海健等, 2015)(表3)。

3.1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资源的差异化

解说资源是受众在生态旅游活动过程认知、体验、享受的物质或精神对象(蔡凤琳, 2014)。首先,根据地域分异规律与生态学原理,各个国家与地区自然资源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其次,受地理环境和文化演进的影响,生态旅游文化资源的认可度因各民族思维方式、审美心理、传统习俗的不同而不同(钟林生等, 2006; Buckley et al, 2008)。因此,中西解说资源的筛选和认定也会有所变化,解说主题和解说内容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3.1.1 西方:“人地分立”的自然资源为核心

解说的最初形式是西方的自然解说,希腊人在公元前 600-150 年间就开始有调查自然的兴趣,大多为描述自然现象和自然景观,没有涉及人地关系的探索。长期以来,西方崇尚“人地分立”的生态价值观,强化人与神的关系而淡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价值取向在工业文明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大众旅游破坏性开发造成了对旅游地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由此引发人们的反思,随着公众绿色意识的增强,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其在大自然中进行的公众环境解说与教育,激发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负责的环境行为(Cheng et al, 2013)。“人地分立”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保护地必须减少人类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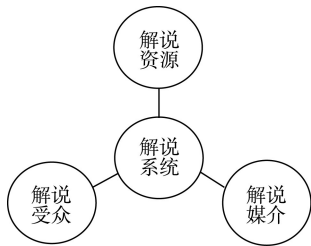


图1 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关键要素
Fig.1 Elements of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表3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系统要素研究
Tab.3 Elements of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文献	解说资源	解说受众	解说媒介	解说信息	管理机构
Ham(1994)	■	■	■	-	-
Veverka (1994)	-	■为了谁	■如何、何时、何地	■做什么	-
Cho(2005)	■	■利益相关者		-	■
罗芬等(2005)	■	■	■技术	-	-
张立明等(2006)	■	■	■解说员 解说设施	-	-
刘艳等(2010)	■	■	-	-	-
张建萍等(2010)	-	■	■	-	-
郭剑英(2011)	-	■	■解说员 解说设施	■	■
王婧等(2015)	■	■	■	-	-
郭海健等(2015)	■	■	■	-	■

注:“■”代表作者提及,“-”代表作者未提及。

动影响,消除旅游设施的人工痕迹,保持生态旅游的“纯自然性”。因此,自然景物成为西方解说资源最为核心的内容,自然重于文化是必然的(Buckley et al, 2008)。然而,部分西方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如Cater(2006)倡导生态环境离不开当地原住民的保护和维系,认为将土著文化和乡土知识作为解说资源的重要内容才能体现生态旅游的原真性和教育性。

3.1.2 中国:“天人合一”的人文自然相融合

中国人深受儒道佛思想的熏陶,“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普遍得到认可,推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地关系论,这种思想延续至今(叶文等, 2005)。一方面,从价值思维来看,“天人合一”思想产生了人地共生观念,自然景观与文化遗迹相辅相依,文人墨客游历之处常常是自然风景极佳之地,正如中国古语“文因景成、景借文传,故名扬天下”。泰山申报世界遗产即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是中国“天人合一”最典型的代表,并对世界遗产的评估带来了新的挑战(梁微等, 2010)。另一方面,从审美视角来看,中国人并不排斥生态旅游地的人文印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砖金瓦的古寺掩映在茫茫树海中的景象,更能激发中国人内心对自然的敬畏感,因此推崇传说、艺术、书法等传统文化(Chinese Common Knowledge)成为中华解说资源的魅力(Li, 2008; Xu et al, 2013)。

3.2 解说受众的差异化

解说受众是指潜在或现实的生态旅游者,是解说服务的对象。根据地理环境决定论,中西方国家所处不同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学习方式、言语表达等(Nisbett, 2003)。因此,中西方受众对解说服务的接受程度、表达用语也有所不同,甚至在解说满意度与有效性评估结果中也体现出差异性。

3.2.1 西方:海洋外向型思维,注重空间拓展

西方国家大多数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航海业、工商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Nisbett, 2003)。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Morris等(1994)分析发现,西方人在海洋文化影响下,倾向于用逻辑性和个体性思维,强调事物自身的特性,语言表达直接、观点明确,具有静态性特征。因此,西方受众一般具有较强烈的环境责任感,强调自主性

和个人体验,喜欢通过书籍和互联网自己决定行程和路线,冒险勇进、向外探求的旅游性格决定选择攀岩、冲浪、长途徒步等挑战性项目,目的地重游率较高,旅途中喜爱拍摄自然美景。从解说角度而言,西方受众愿意接受自然事物的客观科学解释,英文语言一般重形式、重写实,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

3.2.2 中国:大陆内向型思维,自适求稳好静

中国人长期居住在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Nisbett, 2003)。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不强,探索未知事物的兴趣较弱;倾向于直觉性和整体性思维方式,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甚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符合“集体”准则(Li, 2008)。相比而言,中国人旅游目的在于舒适精神、怡乐性情,重游率低、停留时间短(基本在3天以内),旅游信息渠道是报纸和电视,出游方式以团体包价为主,喜欢把自己和景物合照,受“到此一游”思想的影响极深(Buckley et al, 2008)。中国生态旅游市场出现二元化:高端生态旅游市场和大众生态旅游市场(叶文等, 2005)。高端生态旅游市场人群一般为高收入阶层(收入高于平均水平4~8倍),倾向于较长时间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国荒野地带观赏野生动物、体验冒险项目。大众生态旅游市场属于自然观光客,主要强调休闲放松、登山健行和欣赏自然。无论何种市场,中国受众好静保守的特质以及“应试教育”的制约,脱离课堂环境时不愿再接受教育,甚至拒绝接受教育,导致旅游地失去了构建以环境教育为目标的解说系统的外在驱动力(Xu et al, 2008)。

3.3 解说媒介的差异化

解说媒介指解说方式,包括媒介类型、时空布局、内容安排、有效性评估等。中西方解说媒介具有相似性和相异性。相似性体现在3个方面:组成要素相似,包括自导式和向导式两部分;空间布局相似,根据功能设置相应位置,分为指引性、警示性、说明性、教育性;基本功能相似,提升旅游地服务品质和提高游客满意度(庞嘉文等, 2009)。相异性体现在解说原则方面,这是整个解说事业的发展目标,Tilden(1957)和Beck等(1997)提出的原则强调趣味性、启发性、艺术性、整体性、对象性、关联性等;张立明等(2006)、明庆忠等(2007)提出系统化、

规范化、人性化、环境协调化等原则;吴忠宏(1997)、罗芬等(2005)等提出的原则兼顾了中西特点。总的来说,媒介的个性化和标准化是中西解说差异的重要差异之一,集中体现在设计目的、设计依据、参与主体、设计重点、解说内容等(表4)。

3.3.1 西方:长期公益性,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解说服务在西方生态旅游地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免费提供给国民,环境教育是解说系统设计的出发点,体现了其公共性和公益性。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公园游客中心、栈道入口处等地,游客可以获得免费的导览地图、步道折页等印刷品,并享受定点或非定点的情景解说、故事演绎等人员解说服务。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流动解说员(Ranger)在公园内巡逻,随机前往游客较多的景点,开展即兴的解说演讲,随身的解说道具(毛绒玩具、标本图板等)往往给游客带来惊喜。美国阿拉斯加冰川湾国家公园,一旦游轮驶入该水域,解说员就会上船为游客介绍公园的特色,受极昼影响,一般从5:00-22:00都有观鲸、看冰川等解说活动。一般来说,西方解说系统规划设计时间较长,注重与多方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协商,设计前会多方面收集数据和材料,与当地社区居民协商讨论,经反复讨论

之后才确定最终方案(Veverka, 1994; Xu et al, 2013)。

3.3.2 中国:短期功利性,物造形式胜过内容要求

国内解说系统的设计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旅游地申报、评选、报名衔的发展需求,比如评选国家A级景区、迎合国家示范性项目建设而制作或完善解说系统,设计制作费用有限,大多追求短期效果,体现出较强的功利性。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国家旅游局局令第2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GB/T17775-2003)相关规定,旅游解说系统明确要求媒介类别包括游客中心、标识系统、宣教资料、公共信息图形符号、门票、导游服务6种,加分标准设计往往在位置、数量、图形设计、种类、中英文等物化形式方面(表5)。这些规定对解说目标、解说内容、解说效果等没有明确要求,致使景区解说一味地迎合加分项目,如“标识系统”的中外文(非英文)对照要求“每增加一种外文对照,得1分,最多不超过3分”。景区不考虑外籍游客的到访率,盲目增加日文、韩文等语种解说,大量文字堆砌、排版拥挤、字体偏小,甚至导致出现中文主体部分难以辨认的尴尬现象。

表4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媒介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ecotourism interpretive media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项目	西方	中国
设计目的	教育功能、娱乐功能	景区申报、评选、名衔
设计依据	相关条例,如美国、加拿大	行业准则或评审项目标准
参与主体	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如管理部门、资源专家、设计公司、当地社区、解说员代表、游客代表	管理部门、设计制作公司
媒介选择	自导式和向导式相结合,注重多样性、趣味性、互动性	偏重向导式,较忽视自导式
设计重点	解说目标、解说主题和解说内容,追求负责任的环保行为	侧重物化造型的艺术感,对解说内容的选定无明确要求
主要内容	内容宽泛,自然环境解说,涉及自然现象过程与成因、野生动植物习性、当地民风名俗、管理理念与发展历程	注重交通与行为指引作用,指引性和警示性偏多;偏重景区历史人文内容,以人文知识和当地特色为主

表5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解说系统要求

Tab.5 Requirements of interpretation in “Class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Quality Status of Tourist Sites”

解说媒介	具体要求
游客中心	位置;标识醒目;造型、色彩、外观与景观协调性;规模;设施与服务
标识系统	设置;布局;设计制作;维护;中英文对照
宣教资料	正式出版;导游图;明信片;画册;音像制品;研究论著;科普读物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位置与数量;图形符号设计;视觉效果;维护保养
门票	设计制作精美;有突出特色;背面有游览简图;咨询、投诉、紧急救援电话
导游服务	人员数量;导游语种;高级导游员或讲解员;设语音导游;导游词科学准确、有文采;导游效果有针对性、个性化

4 中国生态旅游解说系统本土化路径

在分析中西生态旅游解说差异化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中国生态旅游解说系统本土化路径的发展建议(图2)。

4.1 确定可行的解说目标

在中国,大多数解说员虽然迎合了中国受众的思维方式 and 审美视角,讲授当地的神话传说、风土人情或土特产品等大量信息,但实质上游客在感叹地大物博和物产丰富之后,对提升游客保护意识并没有作用(Xu et al, 2013)。根据 Ham 等(1994)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的“知识—态度—行为动机—行为”反应链,提出实现解说目标虽从知识传递出发,但落脚在改变受众的某种态度甚至激发行为动机,促使行为的产生。其实,解说规划往往围绕着“通过解说希望受众产生

何种行为动机?”有可能是生态保护行为,也有可能是文化传承意愿,这些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包括政府部门、经营公司、资源专家、社区居民和规划团队。因此,解说目标(Interpretive Objective)是生态旅游地多个利益目标的权衡,资源调研和受众定位支持解说目标的形成,目标又服务于资源保护和受众沟通,效果评估可作为目标实现的考核和反馈。

4.2 挖掘双重价值的资源

基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传统审美观,在区域资源普查调研后,精选兼有有形自然与无形文化“双重价值”解说资源,选取有形自然物质或现象,外化无形文化精神内涵。例如,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藏八宝”自然显现,藏八宝原是藏传佛教中八瑞相的俗称,包括宝伞、金鱼、宝瓶、莲花、白海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解说规划团队将碧塔海周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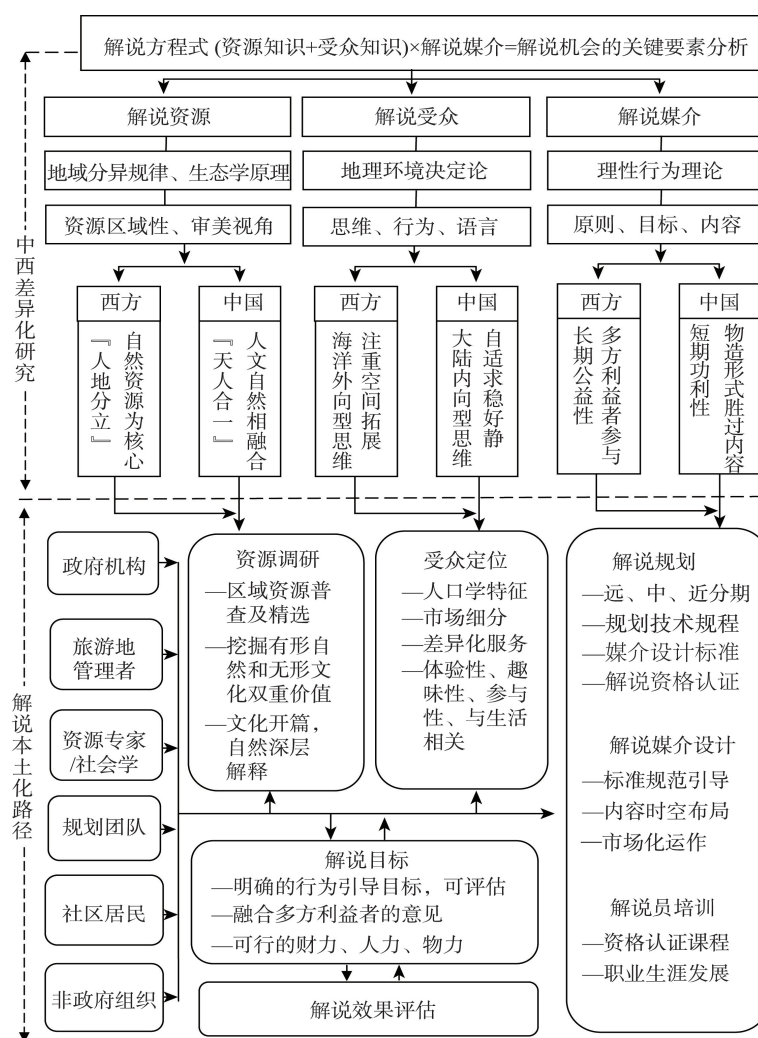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生态旅游解说系统本土化路径

Fig.2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生物、水体、山体等自然景观与宗教象征联系在一起,首先吸引住关注当地藏文化的游客眼球,接着点明八宝显现于现实世界中的自然形态,然后娓娓道出其科学诠释,最后发出游客参与生态保护的倡导。

4.3 定位受众特征与类型

中国生态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仅2014年全国森林公园接待游客就高达7.1亿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370.95万人次(国家林业局,2015)。一方面,根据受众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兴趣等)确定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不同的解说主题、内容与呈现方式,如为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团体做解说时,应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另一方面,应用解说矩阵细分受众市场类型,依据旅游目的、主要活动、对资源的重视程度、寻求信息的方式、停留时间以及期望接受的解说服务,制订不同层次的解说供给方案,同时鼓励解说主题与受众生活相关,强调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Zhao et al, 2015)。

4.4 标准化规范引导媒介

生态旅游地管理部门制定与解说规划、媒介设计、人员培训等相关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鼓励自导式和向导式相结合的媒介体系,制订“生态旅游地解说规划技术规程”标准规范,建立科学的解说员培训制度和培训体系,为生态旅游地解说服务和设施建设提供规范化参考。借鉴美国国家解说协会等国外权威机构的资格认证经验,生态旅游企业采取本土化的东方适应性发展战略,融入西方体验教育的教学模式,培养中国特色的体验解说师资,促进生态旅游地自然学校、体验工作坊、生态营地等市场化运作,并取得相应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蔡凤琳. 2014. 环境教育导向的生态旅游环境解说系统构建: 以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为例[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Cai F L. 2014. The construction of ecotourism scenic areas'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 case of Tangjiahe Nature Reserve[D]. Chengdu, China: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董文渊, 赵敏燕. 2004. 竹林生态旅游环境解译系统的构建研究[J]. 竹子研究汇刊, 23(4): 51-55. [Dong W Y, Zhao M Y. 2004.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for bamboo-forest ecotourism[J]. Journal of Bamboo Research, 23(4): 51-55.]

郭海健, 叶文, 赵敏燕, 等. 2015. 滇西北保护地解说牌示系

统比较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9(2): 69-73, 93. [Guo H J, Ye W, Zhao M Y, et al. 2015.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pretive panels system in northwest Yunnan protected areas[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9(2): 69-73, 93.]

郭剑英. 2011. 旅游景区旅游解说系统评价研究[D].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Guo J Y. 2011. Study on evaluation of the scenic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D]. Nanjing, China: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国家林业局. 2015. 2014年森林公园建设管理状况[EB/OL]. 2015-06-11[2015-07-05]. <http://www.forestry.gov.cn/slgy/2445/content-774458.html>.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2015. 2014 nian senlin gongyuan jianshe guanli zhuangkuang[EB/OL]. 2015-06-11[2015-07-05]. <http://www.forestry.gov.cn/slgy/2445/content-774458.html>.]

李振鹏, 蔚东英, 何亚琼, 等. 2013. 国内外自然遗产地解说系统研究与实践综述及启示[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9(2): 105-111, 124. [Li Z P, Wei D Y, He Y Q, et al. 2013. Study on the progress in interpretation system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natural heritage site and its enlightenment[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9(2): 105-111, 124.]

梁微, 徐红罡. 2010. 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对生态旅游的影响: 以解说系统本土化为例[J].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5(1): 88-95. [Liang W, Xu H G. 2010.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aste on ecotourism: A case study of indigenous interpretation system[J]. Journal of Subtrop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5(1): 88-95.]

刘艳, 王民. 2010. 博物馆“资源—游客”双核环境解说规划模式研究: 以北京自然博物馆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19(1): 166-171, 78. [Liu Y, Wang M. 2010. A study on the “resource-tourist” model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ive planning of museums: A case study of the Beijing Natural History Museum[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19(1): 166-171, 78.]

罗芬, 钟永德, 付红军. 2005. SMRM模式在环境解说中的应用初探[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6(5): 38-41, 46. [Luo F, Zhong Y D, Fu H J. 2005. A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SMRM i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 16(5): 38-41, 46.]

明庆忠, 陈亚颀. 2007. 旅游解说系统的理论与实践[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Ming Q Z, Chen Y P. 2007. Lvyout jieshuo xitong de lilun yu shijian[M]. Kunming,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庞嘉文, 徐红罡. 2009. 中西文化对自然保护区解说系统设

- 计的影响[J]. 世界地理研究, 18(1): 165-171. [Pang J W, Xu H G. 2009. Comparative study on design of interpretive system of the protected areas fro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18(1): 165-171.]
- 唐伽拉. 2003. 旅游解说系统规划初探: 以浏阳道吾山引路松景区为例[J]. 旅游学刊, 18(3): 14-17. [Tang J L. 2003. An initial discussion about tourist interpreta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Yinlusong Scenic Spot in Mt. Daowu[J]. Tourism Tribune, 18(3): 14-17.]
- 王婧, 钟林生, 陈田. 2014.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标识牌解说效果研究: 以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旅游科学, 28(5): 20-30. [Wang J, Zhong L S, Chen T. 2014. Researches on the interpretive planets effects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So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J]. Tourism Science, 28(5): 20-30.]
- 王婧, 钟林生, 陈田. 2015. 国内外旅游解说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30(1): 33-39. [Wang J, Zhong L S, Chen T. 2015. Progress of tourism interpre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J]. Human Geography, 30(1): 33-39.]
- 王民, 蔚东英, 陈晨. 2005. 通过环境解说实施环境教育的研究[J]. 环境教育, (5): 4-7. [Wang M, Wei D Y, Chen C. 2005. Tongguo huanjing jieshuo shishi huanjing jiaoyu de yanjiu[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5): 4-7.]
- 蔚东英, 王民. 2010. 国内外大学环境解说专业和解说职业认证[J]. 环境教育, (7): 41-43. [Wei D Y, Wang M. 2010. Guoneiwai daxue huanjing jieshuo zhuanke he jieshuo zhiye renzheng[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7): 41-43.]
- 乌恩, 成甲. 2011. 中国自然公园环境解说与环境教育现状刍议[J]. 中国园林, 27(2): 17-20. [Wu E, Cheng J. 2011.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natural park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7(2): 17-20.]
- 吴必虎, 高向平, 邓冰. 2003. 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2(3): 326-334. [Wu B H, Gao X P, Deng B. 2003. Progress i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2(3): 326-334.]
- 吴必虎, 金华, 张丽. 1999a. 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J]. 旅游学刊, 14(1): 44-46. [Wu B H, Jin H, Zhang L. 1999a. Lvyou jieshuo xitong de guihua he guanli[J]. Tourism Tribune, 14(1): 44-46.]
- 吴必虎, 金华, 张丽. 1999b. 旅游解说系统研究: 以北京为例[J]. 人文地理, 14(2): 27-29, 64. [Wu B H, Jin H, Zhang L. 1999b.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Beijing[J]. Human Geography, 14(2): 27-29, 64.]
- 吴忠宏. 1997. 解说专业之建立[J]. 台湾林业, 25(6): 41-47. [Wu Z H. 1997. Jieshuo zhuanke zhi jianli[J]. Taiwan Forestry, 25(6): 41-47.]
- 叶文, 薛熙明. 2005. 生态旅游本土化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5(6): 55-61. [Ye W, Xue X M. 2005. Research on indigenous ecotourism[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5(6): 55-61.]
- 张建萍, 吴亚东, 于玲玲. 2010. 基于环境教育功能的生态旅游区环境解说系统构建研究[J]. 经济地理, 30(8): 1389-1394. [Zhang J P, Wu Y D, Yu L L. 2010.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 system for ecotourism area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30(8): 1389-1394.]
- 张立明, 赵黎明. 2006.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2): 88-92. [Zhang L M, Zhao L M. 2006. Construction of tourist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Forest Park[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2): 88-92.]
- 张玉钧. 2014. 可持续生态旅游得以实现的三个条件[J]. 旅游学刊, 29(4): 5-7. [Zhang Y J. 2014. Kechixu shengtai lvyou deyi shixian de sange tiaojian[J]. Tourism Tribune, 29(4): 5-7.]
- 赵敏燕, 董文渊, 李蓓, 等. 2006. 森林生态旅游环境解译服务游客态度调查: 以金殿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 林业调查规划, 31(2): 44-47. [Zhao M Y, Dong W Y, Li B, et al. 2006. Tourists attitude towar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service in forest eco-tourism: Taking Golden Temple National Forest Park as an example[J].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31(2): 44-47.]
- 赵敏燕, 董文渊, 李蓓, 等. 2007. 蜀南竹海环境解译系统的媒介剖析[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8(5): 659-661. [Zhao M Y, Dong W Y, Li B, et al. 2007. Analysis on the medium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Southern Sichuan Bamboo Sea[J]. 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 18(5): 659-661.]
- 赵明. 2010. 基于行为意向的环境解说系统使用机制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Zhao M. 2010.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using behavior based on behavioral intention[D]. Fuzhou, China: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 GB/T 17775-2003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S/OL]. 2007-09-21[2015-06-25]. http://www.cnta.gov.cn/zwgk/hybz/201506/t20150625_428118.shtml.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

- 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4. GB/T 17775-2003 Standard of rating for quality of tourist attractions[S/OL]. 2007-09-21[2015-06-25]. http://www.cnta.gov.cn/zwgk/hybz/201506/t20150625_428118.shtml]
- 钟林生, 刘敏, 郑群明. 2006. 世界生态旅游区划[J]. 生态学报, 25(12): 1549-1553. [Zhong L S, Liu M, Zheng Q M. 2006. World ecotourism regional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5(12): 1549-1553.]
- 钟永德, 罗芬. 2006. 国内外旅游解说研究进展综述[J]. 世界地理研究, 15(4): 87-93. [Zhong Y D, Luo F. 2006.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ourism interpretation[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15(4): 87-93.]
- Ballantyne R, Packer J, Sutherland L A. 2011. Visitors' memories of wildlife tour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powerful interpretive experiences[J]. Tourism Management, 32(4): 770-779.
- Beck L, Cable T T. 1997. Interpret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Fiftee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interpreting nature and culture[M]. Champaign, IL: Sagamore Publishing.
- Bramwell B, Lane B. 1993. Interpretation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the potential and the pitfall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2): 71-80.
- Brochu L, Merriman T. 2008.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Connecting your audience to heritage resources[M]. Fort Collins, CO: Interp Press.
- Buckley R, Cater C, Zhong L S, et al. 2008. Shengtai luyou: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 eco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5(4): 945-968.
- Cable T T. 1984. An analysi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a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rogram [D].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23-46.
- Cater E. 2006. Ecotourism as a western construct[J]. Journal of Ecotourism, 5(1-2): 23-39.
- Cheng T M, Wu H C, Huang L M. 2013. The influence of place attach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tination attractiveness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for island tourism in Penghu, Taiwan[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1(8): 1166-1187.
- Cherem G J. 1977. The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Agent for an awakening giant[J].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2(1): 3-16.
- Cho K J. 2005. Developing an interpretive planning model for a national park system: A stakeholder-based needs assessment study for Korea[D].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 de Rojas C, Camarero C. 2008. Visitors' experience, mood and satisfaction in a heritage context: Evidence from an interpretation center[J]. Tourism Management, 29(3): 525-537.
- Field D R, Wagar J A. 1973. Visitor groups and interpretation in parks and other outdoor leisure settings[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5(1): 12-17.
- Ham S H. 2013. Interpretation: Making a difference on purpose [M]. Golden, CO: Fulcrum Publishing.
- Ham S H, Meganck R A. 1994.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rossing borders and rethinking a craft[J]. Legacy, 5(1): 18-22.
- Ham S H, Weiler B. 2002. Interpretation as the centerpiece of sustainable wildlife tourism[M]//Harris R, Griffin T, Williams P. Sustainable tourism: A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UK: Elsevier.
- Jacobson S K. 1988. Media effectiveness in a Malaysian park system[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4): 22-27.
- Knudson D M, Cable T T, Beck L. 2003.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M].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Publishing: 3-4.
- Lai I K W. 2015. Traveler acceptance of an App-based mobile tour guid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39(3): 401-432.
- Li F M S. 2008. Culture as a major determina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hina[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11(6): 492-513.
- Merriman T, Brochu L. 2005. Management of interpretive Sites: Developing sustainable operations through effective leadership[M]. Fort Collins, CO: Interp Press.
- Morris M W, Peng K P. 1994.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e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6): 949-971.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2015. Standards & practices[EB/OL]. 2009-01-30[2015-06-25]. http://www.interpnet.com/NAI/interp/About/About_Interpretation/Standards_Practices/nai/_resources/Standards_Practices.aspx?hkey=24e8411c-bed5-43a6-a55f-ecc7251b000f.
- National Parks Service. 2007.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EB/OL]. 2007-03-01[2015-06-25]. <http://www.nps.gov/idp/interp/101/FoundationsCurriculum.pdf>.
- Nisbett R E.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M]. New York: Free Press: 156-180.
- Rubino I. 2011. iPads for museums: Serving visitors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J/OL]. 2011-03-31[2015-06-25].

-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document/ipads-for-museums>.
- Stewart E J, Hayward B M, Devlin P J. 1998. The “place” of interpretation: A new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interpret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19(3): 257-266.
- Tilden F. 1957.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Veverka J A. 1994. *Interpretive master planning*[M]. Helena, UK: Falcon Press.
- Xu H G, Cui Q M, Ballantyne R, et al. 2013.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t Chinese natural attractions: The need for an aesthetic approach[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1(1): 117-133.
- Xu H G, Ding P Y, Packer J. 2008.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cultural contexts and complexitie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11(6): 473-491.
- Zhao M Y, Harshaw H W, Dong W Y, et al. 2015. Visitors' satisfaction with interpretive services at the southern Sichuan bamboo sea, China[J].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20(1): 59-65.

Research progress of differences in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localization of interpretation

ZHAO Minyan^{1,2,3}, YE Wen^{*}, DONG Suocheng¹, LI Yu¹, GUO Haijian²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ecotourism.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theories and successful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the research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Western societies. Based on three key elements of interpretation—resources, audience, and media—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rules, principles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fluenced b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eparating humans and nature, the Western conception tried to keep the “pur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in ecotourism. The marine culture resulted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spatial expansion and mysteries of nature, and the media design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benefiting the public in the long-run and encouraged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values embraced ma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us the Chinese welcomed the combina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ecotourism. The agrarian tradition resulted in the stable and quiet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often lack interest in exploring the unknown. Requirement on the forms exceeded that on the contents concerning the media design, and more focus was placed on the short-term benefit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ways to localize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including identifying feasible objectives of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tapping those resources with dual values, loc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the audience, regulat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media design, among others.

Key words: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difference; localization; research progress